

高尔基文集

第十卷

瓦莲卡·奥列索娃

三人

1898——1901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阿·马·高尔基

下诺夫戈罗德，一九〇一年

目 次

瓦莲卡·奥列索娃	1
三人	115

瓦莲卡·奥列索娃

蒋望明译

这部中篇小说描写一个自私虚伪的副教授和一个地主女儿之间的爱情纠葛。作品揭示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某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活和精神世界，以及腐朽没落的地主阶级社会，鞭挞了个人利己主义和虚伪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这个主题后来成为高尔基创作成熟期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并在他最后一部皇皇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中得到了全面深刻的揭示。

本书最初发表于一八九八年《北方导报》杂志第三、四、五期。译自《高尔基三十卷集》第二卷。

……伊波利特·谢尔盖耶维奇·波尔卡诺夫被一所省立大学聘为副教授还没过几天，就接到他妹妹从伏尔加河流域边远林区县的庄园打来的一封电报。

电文简明扼要：

夫亡，务请速来相助。伊丽莎白

这封急电打乱了伊波利特的计划，破坏了他的情绪，使他心里乱糟糟的。本来，他已经决定要到乡下一位朋友家去度夏，在那里把讲义好好准备一下。可是现在却不得不离开彼得堡和他的任职地，到一千多俄里以外的地方去宽慰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根据妹妹以往的来信判断，她和丈夫的生活过得并不怎么美满。

他最后一次见到妹妹差不多是在四年前，平素也难得和她书信来往。日久天长，他们之间已经完全变成了应名儿的兄妹关系。这在远隔两地、生活志趣不尽相同的亲族之间，是不足为怪的。电报不由得使他想起妹夫来。这是个喜欢吃吃喝喝的好好先生。他有一张布满红筋的圆脸盘，一双快活的小眼睛。他象戏弄人似地微微眯缝着左眼，用蹩脚透顶的法语笑眯眯地哼着：

Regardez par ci, regardez par la...①

伊波利特·谢尔盖耶维奇似乎不敢相信，这个快活人儿竟

① 法语：望望这边，望望那边。

然死了。按说，这等庸夫俗子往往都是长命百岁的呀。

妹妹对此人的弱点抱有几许轻蔑的宽容态度。她可不是个傻女人，她知道：“对石投箭，徒伤箭锋”。丈夫的死，未必会使她过分伤心。

然而，拒绝她的请求也不行。再说，在她那里同样可以做事，也许还不比在别处差呢……

于是，伊波利特·谢尔盖耶维奇决定动身了。大约两周以后，在一个和暖的六月天的傍晚，他从轮船码头乘坐马车，颠簸四十俄里路程之后，便来到了乡村。他满面风尘，在面向庭园的露天阳台上同妹妹对桌而坐，喝着香茶。

阳台栏杆近旁，一丛丛丁香和刺槐郁郁葱葱。一抹斜晖透过茂密的叶丛，好似一缕缕纤细的金条在空中抖动。斑驳的树影落在摆满乡间菜肴的桌子上。空气里弥漫着椴树、丁香的清馨，散发着被太阳晒得热乎乎的湿润的泥土气息。园中小鸟儿唧唧喳喳，吵闹不休。有时，蜜蜂和黄蜂飞上阳台，在桌子上方穿梭盘旋，发出嗡嗡的声音。伊丽莎白·谢尔盖耶芙娜两手拿起餐巾，烦躁地在空中挥动，驱赶着蜜蜂和黄蜂。

不出波尔卡诺夫所料，他发觉妹妹没有因为丈夫的去世而格外悲伤。他还发现妹妹在用探索的目光望着他这个哥哥，一面和他攀谈着，同时又象有什么事情瞒着他。他原来以为，即将看到的妹妹定是个形容憔悴、心烦气躁而又疲惫不堪的女人。然而，此刻望着她那张晒得黝黑、容光焕发、泰然自若的瓜子脸儿以及脸上那一对清澈明慧、神采奕奕的眸子，他不由高兴地感到自己想错了。他仔细听着妹妹的言谈，竭力想从中探悉出她秘而不宣的隐情。

“对于这个，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她用平静的女低音说，而

在提高音调时，她的声带又发出悦耳的颤音。“他第二次中风以后，几乎天天都说心口痛，心率不齐，睡眠不好……去世的头天，他到奥列索夫家去串门，据说他在那儿大动肝火，又吵又闹。……那个奥列索夫是地主，退伍上校，酒鬼，还是个厚脸皮，患有严重的痛风病。顺便说一句，他有个闺女，我告诉你吧，是个大美人儿！……呆会儿你就能认识她了……”

“假如躲不掉的话，”伊波利特·谢尔盖耶维奇面带笑容，瞥了瞥妹妹，插了一句。

“躲不掉！她常来，往后还会来得更勤些呢，”妹妹也以微笑回答他道。

“她这是找对象吗？我可配不上这个角色。”

妹妹定睛看看他的脸。这是一张清瘦的瓜子脸，脸上长着一撮乌黑的山羊胡子和白净的宽前额。

“为什么配不上呢？当然，我并不是指这个奥列索娃而言，我只是一般地说说而已。等你见到她，就知道了。不过，我倒想问问你，难道你就不打算结婚吗？……”

“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他从茶杯上抬起干冷的浅灰色眼睛，简单地回答了一句。

“嗯，”伊丽莎白·谢尔盖耶芙娜沉思道，“对于男人说来，三十岁迈出这一步又晚又不晚……”

妹妹不再念叨丈夫的死，这正符合他的心愿。不过，她到底为什么这样急急巴巴地把她叫到这里来呢？

“应该在二十岁或者四十岁结婚，”妹妹思索着说，“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些自误和误人的不幸……即使你真的误了别人，那么在前一种情况下，你总算用你的纯真的初恋报答了对方，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至少可以靠你的社会地位加以补偿，因为一

个年满四十的男子一般来说都有了相当坚实可靠的社会地位。”

他觉得，妹妹与其说是在讲他，不如说是在讲自己。他默默地往圈椅靠背上一仰，饱吸着清香馥郁的空气。

“我刚才说了，他发病的头天在奥列索夫家里来着，肯定在那里喝了酒，所以出了事……”伊丽莎白·谢尔盖耶芙娜悲痛地摇摇头。“如今我……孤身一人……虽说自从我和他在一起生活的第三个年头起我就已经感到精神上的孤独。可现在的处境，说来奇怪！我都二十八岁了，并没有过过真正的生活。我只不过是丈夫和孩子的附属品……孩子们一个个都夭折了。现在我算个什么呢？该怎么办、怎么生活呢？还不如把地产卖了，到国外去，可是他的兄弟在打着这笔遗产的主意，恐怕少不了要打一场官司。没有法律依据我不能把属于自己的财产让出去，再说，我不认为他兄弟的要求有多少法律依据。你对这个有什么想法呢？”

“你知道，我不是法学家，”伊波利特·谢尔盖耶维奇笑了笑说，“不过，你还是先把事情的原委给我讲一讲……咱们看看再说。那个兄弟，他写信给你了吗？”

“是的……可粗暴呐。他这个人好逸恶劳，自甘堕落，倾家荡产了……我丈夫生前就不喜欢他，尽管他们之间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回头再说吧！”伊波利特·谢尔盖耶维奇得意地搓搓手说道。他好奇的是妹妹究竟为什么要他来这里。他心里搁不住一件迷惑不解、揣摩不透的事情。在他看来，要紧的是保持内心的平静。假如有什么疑团打破了这种平静，他就会感到坐立不安，迫不及待地要去解开疑团，并且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去加以领会。

“说真的，”伊丽莎白·谢尔盖耶芙娜眼睛也没抬地小声对

哥哥说，“他那个无理要求可把我吓坏了。我已经精疲力尽了，伊波利特，多想过几天安生日子呀，可现在又出了这一档子事。”

她端起哥哥的茶杯，长叹了一口气，继续用那刺激着哥哥的神经的沮丧的声音往下说：

“我同死鬼丈夫这样的人共同生活了八年，我想，该过安生日子了。要是换个旁人，换个不安分的、缺乏责任感的女人，也许早已挣脱这具沉重的锁链了，可我还背着它，尽管被压得死去活来。至于孩子们的死……咳，伊波利特，你可不知道，自从失去他们以后，我是怎么苦熬苦撑的呀！”

伊波利特同情地望着妹妹的脸，然而她的诉苦却没有打动他的心。他听不惯她这么讲话，有点咬文嚼字，不象是有深切感受的人说出来的话。她那双明亮的眼睛莫名其妙地、几乎一刻也闲不住地转动着。她温文尔雅，她那匀称的身躯里散发出一股袭人的寒气。

一只快活的小鸟歇在阳台栏杆上，蹦跳了几下，扑棱一声又飞走了。兄妹俩目送着飞去的小鸟，沉默了片刻。

“常有人到你这里来吗？你都看些什么书？”哥哥吸着烟卷问，心里却想着：在这宁静怡人的夜晚坐在阳台上舒适的圈椅里，静听树叶的簌簌声，默默等待那万籁俱寂、明星荧荧之夜的降临，该是多么恬适。

“瓦莲卡常来，有时巴纳尔采娃也来……你还记得她吗？就是那个柳德米拉·瓦西里耶芙娜……她和她丈夫也不投合……可她也不肯叫自己受委屈。丈夫的男客络绎不绝，但投趣的却一个也没有！连个可以说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们谈经济，论打猎，咒骂地方官，再就是说黑道白，除此而外，再没有别的可谈了……不过，倒是有一个……后补司法官边科夫斯基……是个

年轻人，很有学问。你还记得边科夫斯基这一家吗？等一等！象是来啦。”

“谁来了，那位边科夫斯基吗？”伊波利特·谢尔盖耶维奇问。

不知为什么他这个问题使妹妹发笑了。她笑着从椅子上站起来，完全换了一副腔调说：

“是瓦莲卡！”

“啊！”

“看你怎么评价她吧……四近所有的男人都让她征服了。不过，这是个怪人！这个，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可不感兴趣，”他淡淡地说，在圈椅里伸了伸懒腰。

“我去去马上就回来，”伊丽莎白·谢尔盖耶芙娜说着便从屋里走了出去。

“她来了你可别不在啊，”他发急了。“你别走，还是我走开吧！”

“我这就回来！”妹妹从里屋冲他喊了一声。

他皱皱眉头，依然坐在圈椅里，两眼望着庭园。远处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和车轮在土路上滚动的沙沙声。

被暮色笼罩的两行弯弯曲曲的老椴树呈现在波尔卡诺夫的眼前。树枝参差错落，树梢象一幅密密实实、芬芳馥郁的幔帐似的荫翳。由于年深日久，树皮剥落了，枝桠断残了，但老树依然生机勃勃，象人类和睦的家庭似的，齐心协力地向着上方、向着那光明伸展开去。树皮上长满了黄色苔藓，根部生出密密丛丛的幼枝，而古老粗壮的椴树上那许许多多枯枝败叶有如尸骨一般悬挂在空中。

伊波利特·谢尔盖耶维奇凝视着椴树。他只想靠在圈椅

里，沐浴在这个古老庭院的气息中酣然入梦。

殷红的光光点点从地平线射进树干和枝杈的隙缝中。椴树在这明丽的背景烘托下显得格外阴森凋零。从阳台通向朦胧的远处的林荫道上，暮色越来越浓，四周也越来越静。随之便出现了恍恍惚惚的幻景。撩人的暮色在昏暗中勾勒出一个熟悉的女人的身影，和女人同在一起的是他自己的影子。他们顺着林荫道默默远去，她紧偎着他。他似乎感触到了女人温暖的身躯。

“您好！”传来一声沉厚的胸音。

他一跃而起，微带窘意地转过身子。

只见面前站着一位身穿灰色裙衣的中等身材的姑娘。姑娘头上兜着一条洁白的轻纱似的东西，颇象新娘的头纱。这就是他在刹那间所看见的一切。

姑娘向他伸过手去，问道：

“您是伊波利特·谢尔盖耶维奇，对吗？我是奥列索娃……我听说您今天要来，所以特意前来拜访。我从来没有见过学者文人，所以也……想象不出他们是什么模样儿。”

一只有劲儿的热乎乎的小手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事情来得这么突兀，使他多少有些措手不及。他只是默默地朝姑娘行了个礼。他讨厌自己这副狼狈相，心想：假如能看看姑娘的脸庞，定能发现她那毫不掩饰的粗俗的媚态。然而，当他瞥了姑娘一眼的时候，看到的却是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含着天真而温存的笑意，映衬着她那美丽的面容。伊波利特·谢尔盖耶维奇记得曾在—幅意大利古画里看到过和这一模一样的相貌，也是这样健美、倨傲，也是这样一张樱桃小嘴和凸起的高前额，额下有一对大眼睛。

“对不起……我去叫人给个火……您请坐，”他招呼姑

娘说。

“您不用客气，我在这里跟在自己家一样，”姑娘说着，坐进了他的圈椅里。

他站在桌旁，默默地望着姑娘，只觉得很不自在，觉得应该说些什么才好。但姑娘却并不因为他那凝视的目光而感到不好意思。她主动问他，一路上怎么样，喜不喜欢农村，是不是在这里久住。姑娘问一句，他笨嘴拙舌地答一句，倒象挨了一记闷棍似的。此刻，一向保持清醒头脑的他，面对这霎时间迸发出来的纷乱激情窘住了。对姑娘的倾心和对自我的不满之间，以及好奇心和近乎恐惧感之间发生了冲突。焕发着青春魅力的姑娘和他面对面地坐着，身子靠在椅背上。贴身的衣服勾出了她那丰满的肩膀和胸脯。姑娘用令人倾倒的语气和悦耳的声音跟他谈着人们在初次见面时常常用到的一些应酬话。她深褐色的头发髻曲着，显得很美，两叶眉毛的颜色比头发更深。粉扑扑的耳朵根旁那黝黑的脖子上，皮肤在突突地跳动，显现出血液迅速流经脉管时的搏动。当她露着洁白密实的牙齿微笑的时候，下巴颏上便出现一个小小的酒窝。她衣服上的每一道褶子也是那样的撩人。她那红润的双唇之间，密实的牙齿烁烁闪光，仿佛想猎获什么似的。她雍容窈窕的身姿，象得宠的猫儿一样娇媚。

波尔卡诺夫仿佛觉得自己分裂成了两半：一半全然被姑娘的肉体的美所陶醉，象奴隶一样地盯着她；另一半下意识地观察着前一半的状态。他在回答姑娘的问题也好，在向姑娘提问也好，他的目光始终难以离开姑娘那迷人的身姿。他暗暗把她称作“妖艳的尤物”，尽管内心在嘲笑自己，但却无法使自己的心神恢复常态。

妹妹来到阳台上，嘴里一面喊着：

“瞧她多快！我在那边找她，可她已经……”

“我是从园子那边绕过来的。”

“你们都认识了吗？”

“哦，认识了！我当伊波利特·谢尔盖耶维奇起码是一位秃顶先生呢！”

“给你倒杯茶吗？”

“谢谢，好的。”

伊波利特·谢尔盖耶维奇退到一旁，站在通向庭园的阳台阶梯旁。他用一只手抹抹脸颊，再用手指揉揉眼睛，象是要从脸上和眼窝里揩去尘垢。他为自己刚才的一阵感情冲动感到难为情，不过，还是对姑娘的恼恨胜过了羞涩。他把自己同姑娘在一起的这一幕幻景叫做对未婚夫发动哥萨克骑兵团一般勇猛的进攻。他想对姑娘表明，他这个人对她那撩拨人的美貌实在是无动于衷的。

“我今天住在你这儿，明天还要打扰一整天……”姑娘对他妹妹说。

“撇下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一人怎么行呢？”妹妹诧异地问。

“卢奇茨卡娅大婶在我家作客……你知道，我爸爸挺喜欢她……”

“少陪了，”波尔卡诺夫说，“我很乏了，先去歇歇……”

他鞠了一躬，走开了；他的身后传来了瓦莲卡表示赞同的声音：

“您早该去歇着了！”

他从姑娘的语气里明明听出来是一片诚意，可他却把这话当成是逢迎讨好、虚情假意。

为他拾掇的那个房间原是妹夫生前的书房。屋子中央摆着一张笨重的书桌，书桌前放着一把橡木圈椅，靠墙搁着一张宽阔的土耳其式的长沙发，几乎占去整整一面墙，对面立着一架簧风琴和两口书橱。几把软椅、一张放在长沙发前的烟具桌和一张放在窗前的棋桌给这间屋子增添了装饰。矮矮的天花板被烟熏得黢黑，四周墙上那几张用粗糙的镀金镜框镶嵌的图画和版画呈现出幽暗的黑影。这一切显得沉闷而又陈旧，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

书桌上放着一盏浅蓝色灯罩的大台灯，灯光落在地板上。

伊波利特·谢尔盖耶维奇在光圈的边边上停下来，两眼望着窗口，心中隐隐地产生一种扰人的烦恼。屋子里有两扇窗户。树木的黑影显现在窗外的夜色中。他走过去将窗子打开。屋内顿时溢满了椴树花的清香，与此同时传来了一阵欢快、浑厚而又爽朗的笑声。

长沙发上已经为他铺好了被褥，它占去了大半个沙发。他瞥了瞥床铺，便开始解领带，但随后又把圈椅往窗前猛地一推，紧锁双眉坐了下来。

一种难以言状的烦恼困扰着他，激荡着他。以前，他对自己偶尔也产生过不满情绪，但这样强烈，这样久久地缠绕不去，却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他善于及时控制这样的感情。他深信，一个人必须了解自己的情感，要么加以培养，要么加以抑制。当有人跟他谈到人的复杂奥妙的心理状态时，他总是报之以讥讽的一笑，称这种论断为“形而上学”。

他问自己：难道和这个健康而又美丽的、看来富于性感而又懵懂无知的姑娘相遇，难道这次相遇竟然能对他产生如此奇特的影响吗？他把这一天所产生的印象前前后后作了一番仔细的

回忆，对这个问题只能得出肯定的回答。不错，那是因为姑娘出乎意料地闯进了他的理智的头脑，那是因为他旅途劳顿，而当姑娘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正好又处在对他来说是异乎寻常的虚幻的一刹那。

经过这一番思索，他的心神多少平静了一些，但顷刻之间，姑娘艳丽夺目的倩影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闭上眼睛，想象着姑娘的模样儿，同时神经质地吐着烟圈儿。就这样一面想象着，一面品评着：

“其实，”他想，“她是个粗俗的姑娘：肉体发育过甚，精神生活贫乏。她那张稚气的脸庞有欠文静；而她那双深邃乌黑的眼睛闪现出不加掩饰的骄矜的眼神，不过是一种确信自己的美貌能赢得男子追慕的女性的骄矜罢了。妹妹说，这个瓦莲卡能征服所有的男人。无疑，她也想使我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可我是来这里做事的，不是来逢场作戏的。这个，不久她就会明白的。”

“初次相遇，我该不是把她想得太多吧？”他的脑子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

一轮硕大的、血红的圆月在庭园树林后面冉冉升起。它象一只怪物的眼睛。村子里传来的隐隐约约的音响在空中浮荡。窗下草丛里时而发出一阵窸窣声，这准是田鼠或刺猬出来觅食。远处夜莺在啼啭。团圆的月亮慢慢腾腾地向天空升去，仿佛它知道自己由于劫运所致，行将结束运转而感到有气无力似的。

波尔卡诺夫把熄灭的烟头扔出窗外，站起身来，脱下衣服，吹灭了灯。黑暗立时从园中涌进屋内，树木向窗口移近，好象要朝里面窥视，两道昏黄的月光射在地板上。

沙发弹簧垫嘎吱响了一声。波尔卡诺夫感觉到亚麻被褥散

发出来的一股令人惬意的清新味儿。他伸直身子，一动不动地仰面躺着。不一会儿，他打起盹儿来，朦胧中听到窗外蹑手蹑脚的脚步声和低沉的絮语声：

“玛—玛丽亚……你在这儿吗？”

他含着微笑酣然睡去。

清早醒来，屋子里已经洒满了明媚的阳光。他想起了那位姑娘，脸上不禁又泛起笑容。他精心打扮了一番，照着学者模样儿持重而又严肃地走去喝早茶。可是当他只见妹妹一人坐在桌旁时，不由滑口而出：

“那位姑娘……”

不待他说完，妹妹诡秘的笑脸把他打住了。他默默地在桌旁坐下来。伊丽莎白·谢尔盖耶芙娜尽自笑着，仔细打量着他这一身打扮。妹妹的调笑使他气恼。

“她一大早就起来了，跟我一道儿洗过澡，这会儿也许在花园里，该回来了，”伊丽莎白·谢尔盖耶芙娜解释道。

“你真是不厌其详，”他微微一笑。“等喝过早茶就叫人把我的行李打开吧。”

“东西都拿出来吗？”

“不，不，不需要。我自己来好了，不然会叫他们给翻乱的……这里还有我给你带来的糖果和几本书。”

“谢谢！太好了……哟，瓦莲卡回来了！”

她站在门口，身穿轻薄的白裙衣，从肩头到脚跟都打着蓬松的褶子。裙衣酷似肥大的童服，她穿在身上活象一个小姑娘。她在门口稍稍停了一会儿，问道：

“你们该不是在等我吧？”她象轻云一般，无声地走近桌旁。

伊波利特·谢尔盖耶维奇向她默默点头致意，握握她那裸